徵君孫先生年譜　卷下

LIBRARY
JUN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8
S82A2
1675
v.2

[redacted]

徵君孫先生年譜卷下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祁州南發埜雅侄量雅攜家從晋博雅尚雅奉其母在祁聘王之徵同博雅晋祁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贈以詩曰塵沙眯目透重裘借爾衝風興未休識得友朋真趣味便知陳蔡也非憂○先生途次藁城晤毛晴嵐三光磁州晤張滮虛鏡心肥鄉晤賀宣三應旌

四月抵淇縣之西崗奏雅韻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三無老人李崶

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

廳事題楹云半畝亭臺唯種月一家生計只留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王申之餘佑定興馬構斯爾楹成安李含生之藻王玉乘元鑣新安李性甫體天李仁甫合天李信甫明天安邑馬振公毓錫馬宜公載錫從學

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着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

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
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卽行法言士耶失足成
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遷降才雖異情發豈殊
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
追尋舜蹠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
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
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
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先生語餘佑諸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
字正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味其味
昔伯順嘗云我於貧守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諂
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
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
屢矣對妻子似難決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守
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力砥流
俗之意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昧爽

丕顯千古治心之學達而在上者着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着落在修身求志阨窮患難者着落在空乏憂虞舜說諸人不閱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天下空乏之時丕顯與協和時丕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共城旅舍楊孺人撫非己出之子女終身無間言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前配槐孺人有母年老孺人迎養於家事之如母里黨賢之先生終身貧旅不事家人產曾以一布囊貯米經年不能滿孺人絕無慍色

六月葬室人馬玉笋贈夏峯地寄厝

是年安邑景乾禎應熊汲縣孟二青璟督雄縣王生洲子一廉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衛河使馬玉笋以夏峰日廬見贈為諸子躬畊之地先令韻雅督治玉笋名光裕山西安邑人謂諸子任曰汝等學稼吾慮汝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畊歷山尹畊有莘亮耕南陽此是何等勳業孔子於樊遲乃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當舜尹躬畊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成舜尹事業孔子大道為公正欲偕及門共與東周納斯世於盤井畊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為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畊無以為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畊者無以佐讀者況負薪挂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通畊不怠○謂族黨戚舊曰汝等千里之外既偕余來復偕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畊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願各去私心勿負閒氣各有父子兄弟夫妻各安本分生活吾之心事

告汝望汝大家聽信且轉以告吾鄉之附近居此者

十月移居夏峰榻銘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繩床風雪時聞踈籬敝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葷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氣盒兄弟而兼師友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彌殷此一榻也莫嗟落寞莫厭荒凉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順天巡按御史陳淖水舉山林隱逸奉

旨着督撫按起送來京陳名棐河南光州人復寓書令穎州劉公勇體仁商進止先生復書辭云衰病腐儒謬辱大疏薦及奉旨起送顧其何人邀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

致不披褁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明公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蘇門社題辭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四省偶來借閒於此遂爾托契於心或素嗜烟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暑優游而默探乎學古或集窗攻苦而久濳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具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則一定交一崇儉一愛善一志已交載

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桑生子瀾長

三月保定太守胡蓍恒兩次催檄至具書辭以巡按御史陳薦奉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先生手書曰晦翁六十歲後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省痛懲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眞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子靜陽明之說紛紛牴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豎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窺古人之藩離徒爲古人爭是非此最是學人大病

問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各共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顏閔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強爲說之同是扶同也先儒實地用功不狥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真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偶爾辨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憶三君詩序云三君者謂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臯也三先生於神廟一時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恨昔日之未獲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企慕○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主道將彥蔚如雲日夕賓探討我時游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適三十

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未蚤初難
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閔與由賜接踵入懷抱
誰知竟不然真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知
日杲言爲世羽儀拔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
思薦蘋藻我雖覩
面違私淑豈草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

手書云念菴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

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
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

六孫溥生 奏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湛盧之約 張名鏡心潛心易有年期爲洛社之會先生過之留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父矣其侄亦失歡於其父擯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爲之調劑俱父子如初

南和白函三謂先生日學問從源頭上理會併理字也無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却是天之所與至其下手工夫須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蓬立 張名鳳翔萬曆間與涇陽景逸少墟南皐諸公講習

頗久歸田後數走字期過百泉先生至磁因携理學宗傳就正焉張諄諄於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言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孝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皆聖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遵程朱者是欲因程朱以見尼山遵陸王者是欲因陸王以見尼山四子與非盡境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蓮玄深然之後出所著書八種令先生爲之箋訂而別

七月歸過湯陰南城均避貴客爲砲所震耳遂聾

先生此行有遊譜張蓮玄序云昔陳太卿諸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稱眞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之矣客歲孫啟泰先生前朝公車不赴　清朝數辟不起蕃龍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馬構斯季子孫君孚扶侍以行所

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望者
以爲高潔不可及而卽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
萬物一體滿街聖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偕
然與造物同遊故達通争迹致之非人之所能
爲也遊譜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
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理
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尚有其事事
天其事也以其時居上九事在蠱極之天故志
尚甚高非以高尚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
見之晝爲宵得則隨筆疾書間形歌咏自家君
以至之衛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志天
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常止其所而
不動人知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行太
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岐視譜中固嘗言
之太卽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遜先生遠矣
是年太康耿太焰燿耿亦夔
帝德肥鄉李元善貞吉從學

七孫沭生 尚雅長子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聯菴文鈔 先生題云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余惟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但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與刻於册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遂足以明己之拘而不大于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

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問晦翁陽明
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
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實病不
可不洩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
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殁而
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索序

先生序畧云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古益取子
與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
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
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常言之矣予亦身承之
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
位育一歸于慎獨道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
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國時
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
爲畔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

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説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説得之陽明最深而説最相合符余謂由陽明而子静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顔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説而觀伯順之行余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發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先生語諸子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

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欲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一見冶鑄之手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九月題夏峰草堂曰無山堂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〻而爲乾六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艮背無咎無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無山名堂意有取於斯○三無道人聯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

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胼之隨身之安輔之停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無山堂之西先生手書家祭儀注于壁云久離卯壟萍心未定祭薦缺疎逾卽次稍安移先位于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盥立儀注頓身先之○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復癸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敎卽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偹齋戒不與讌笑生色悽淚零終身如一

曰
也
立雅欲歸故園破屋殘田思爲料理先生曰我
正欲汝去料理跟尋祖宗舊業竭力修築耕耘
守而無失但恐汝力薄骨脆不能承任抑知吾
天上帝爲生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星辰則主
伯亞旅也山河大地則田廬基地也元會運世
乃所以承建爲業堯舜禹一中授受乃傳祖業
之人姬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精理祖
業思爲子孫萬世貽謀之計顏之克復魯之忠
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墜
周之太極程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
之緒子靜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册籍皆祖
宗舊簿也而恍惚遇之其間身版築之勞躬耕
鑿之力者隨時隨地未嘗乏人然零星幽隱未
覩大全猶以牆潰而後言填墈卯埕而高談華
侈耳屋破矣田殘矣而廣居安宅萬古常新自
開闢來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家家有此祖業家

家不能料理一任頹敗荒蕪絶無有過而問焉者天無日不生人而不能得一承家立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爲槐慶堂歸櫬槐名公徵槐孺人從弟魏縣廣文卒于任貧不能歸櫬先生料同人助之三喪皆得歸

是年武陟杭行麓世拯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峰

三月渡黃河至杞王孟調之家楊方伯聞之欲晤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尚兒淦孫入輝邑庠先生在輝本寄居自此入籍

八月鉅鹿楊猶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孚孟俱集兼山堂猶龍名忠聖慕先生久在杞不得暇故來訪於夏峯時先生有畿輔中州人物考楊留心當世人物與之參訂殊多伯巖名岳鷄澤人孚孟名涵光廣平人節愍公冢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八孫浴生尚雅次子

十一月九孫溶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自叙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于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于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斬斃殘年山居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餘人均

之為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入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乾行行建新鄉郭駿臣遜熙郭駿臣遇熙大興李奕倩滋大梁黄載公載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峯

先生題聯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難堪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戀未來深如捕風無可難堪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俗人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誘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纂輯八物考成其規模次第一準中州考之例

三月葬張子慶於夏峯北原爲作傳先生誄以文畧曰子慶爲笛順高弟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或離左右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于燕門高蹈遠隱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輯兩大案錄先生自序畧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

在劍業與中興何獨録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皆尺土不籍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内此誠難矣噓旣燼之灰尋已墜之緒東漢而恢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此古事之可見者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之與衆人俪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先生而始成此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顛隮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曰疑天之私雖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卽天且不能違而况于人乎爾察之人不能盡棣㮣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

各從所見而已矣

九月題餓夫墓餓夫姓彭名之燦字了凡蠡縣諸生甲申後棄諸生來遊河朔依先生以居紳士為授粟爽然不屑有延之訓子者不在竟坐死于嘯臺之傍先生義之題曰餓夫墓有文有詩紀之

冬壬申之季同人魏蓮陸等葺余西山舊廬為雙峯書院易州隰崇俗書于石以記之餘作與同人講習其中是年陽武王君佐際三原武張天章燦然新鄉郭熙侯治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峰示諸子曰鄒子東廓常語同志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此語原自道

得盡千聖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妙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新吾真也益甚自幷獨勘獨証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早致審于欺慊之介尚其勉之夙夜勿忘

三月四書近指成

先生自序曰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抑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即魯論二十篇太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

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
以至誠配天故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
之道時習之學始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
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
所重而本之所滙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
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
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
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于
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
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
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
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
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
仁為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
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
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
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illegible]
而出二十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

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厚此仲尼之
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
傳麗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倘讀者
語復識數言于其首標日近指以告吾黨士之
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
可求之于遠且難之意
寄西華左令貴治自逆閭肆虐有蹈東海而不
爲之臣且耻與之同姓理寒石鉋和名世所補
魯仲連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其風尚可庶
頽立懦開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
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母此固仁人君子所
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足
下維持風教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
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雲南盧須髮貧老不能歸里余言之儲寓諸紳修
養老之禮盧曾爲循廣文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倡養老之舉時王蓼汀寫其稍郭

公望每歲
爲授衣
諸子立會盟誠月兩會交爭會問先儒學術異同
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
是年易州田治延廼畝安肅趙炎杞縣劉菖若
始菖從學始菖爲文烈公冡孫以文烈公集乞
序武城王國鼎舊師事啟
美今爲汲丞復從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峯一友人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子又加
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玄虛
莊無把捉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
意傳者中而意卽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
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歇
不過不跳于異端則廢于半途故曰中庸其至

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于子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于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又曰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証聖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日用飲食而無慚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月次曾孫用霖生 子瀾次

三月考蘇門遺事 先生自序畧曰事何云遺也萬曆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為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幸西孝廉王遵道嘗摉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與其見諸行事為示賴之圖顧莫之遂惜身殞没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

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雖莫爲的有餉于見
聞者有在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
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
風敎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顧
苟問有二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
之意也八十年來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爛焉
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
自有辨其去取當與衆共之

九月十孫漢生博雅長子

十月書孝友堂家規先生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灾己辱身喪家不知家規當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者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値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値君臣之變周公値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

然欲泣自傷焉能愉快于無言之地吾家先妣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

友人問陽明教旨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之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并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斯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善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効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已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是年滁州趙寬夫御衆盧龍韓子新鼎業王伯生貞容縣錢升堵佳遜光州陳向敏宿州王有年永康安州陳澎從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峯先生謂一鰲廷訨曰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益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元日輯聖學錄成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遥及于明薛子瑄陳子憲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溯其源淵蓋緣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于天下者也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于道統者輯為一帙名為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

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
朱之傳註表彰爲先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
聖然賴天之靈苟安卽墊一日不死一日不敢
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未
附臆測以俟後
之君子考衷焉

二月戴嚴犖寓書問學

嚴犖名明說滄州人先生答書畧云來書以閑邪存
誠相質畧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
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
邪以存誠卽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
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
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
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
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着落在庸德
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
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
憤發鼓厲審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

人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並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阡違只有一邪以障之纔是成迷骨肉相殘矣闕之熟外邪自不能攻內邪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噓天地古今于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三月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韓鼎業來迎先生爲嵩洛之遊于三月朔出門子壆雅傅雅孫淦從出新鄉會于郭公望家至獲嘉拜賀景瞻先生祠搜其遺集數種過覃懷諸友爭延留皆令其子若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曾于兒時見孫先生也孟縣有隱士喬騰鳳先生過訪其家薛行塢留下榻于翁園復約同遊嗣以事阻不及往惟遺兩子以謁侯于嵩者有望嵩詩云嵩嶽依稀百里間幾年臨路嘆艱關不才自領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有嵩遊日紀

四月偕河督水田華石椒邳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余講學余辭之田名木沛

五月寧國吳生訪余夏峯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遠邇畢至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巳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賢自知之人而巳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巳舍此意見也孔之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巳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于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默默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眞實爲巳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七月三曾孫用桓生子消長

十月成述祖德詩詩云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名徙各卜一疇賈氏之莊爲世首卯代之間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麻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秉質行而肯無歧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十年作吏冰霜自持宦雖不達人信無欺子孫曾玄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承垂○於維我考足謂克家兄弟與乳門內多講考心用傷動忍彌加前承後效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於維季父詠訓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道淳下董生韓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署雖值家乏意志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削輖里奉劉

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于中瑞禍不避悍使之馴貫不敢娟得飲酒情斷涉世義長而有逮老學更邃庶幾有聞以醒爲醉○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宜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蒐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昌顧琮沈大中盧龍張嵩岳延津李鼎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孫湛生 尚雅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峯

正月書經近指成 先生自序畧云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

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日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性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尚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亡百體解弛而物則廢將于何處求道法更于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而無所以雜之者即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合敬而中于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亦傳周名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于敬以敬德而所天命復其若愼五刑鼎六備時至事起象遂同歸則二典者固三謨諸訓誥誓命之毘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于六經之言亦無一不本于此大凡不本于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日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舜猶病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功程安得有息時堯之

欽若昊天天之德堯之欽也舜自夔夔齋慄著睃允若以至玄德升聞毛髮骨節總一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之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皐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

四月四曾孫用楨生淦長子

五月鹿忠節孫從心客死武安由中迎其孤寡來

夏峰韓鼎業資其來郭公塈為之周覲後魏一鰲為移葬夏峯

王之徵再來夏峯先生手示云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真實分明方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終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至
味也明道正于此體貼
是年汲縣任含眞
心李合符中節從學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峯秉燭吟云客裏逢人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夙昔非以䏻文辭五十謝公車八句坐書帷白頭竟如斯辜負垂影時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睿學心相見有循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目昧承冒認祇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

前師

識吾說示諸子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

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于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于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于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于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于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爾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孔名胤檝）

先生謂御衆諸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
輩今日第一緊要詣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況
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
若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與不必言至拂亂所爲
英雄豪傑幾不能自至此而下移也誠難矣然
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畢在此時孔子曰志士
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
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
己便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
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恕其誰與我積
漸而徃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
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爲至聖克己之
當舍者爲大賢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
已矣實能容之爲樂育勉而容之爲含忍不能
容則褊衷而已矣實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
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
否不能也不能而且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

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其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山過夏峯爲其母貞耄君求誌墓先生重其人隨手書與之

是年輝縣劉霽之鴻聲大典劉其可傳涿州張叔大典與泰淮安吳嵩三珊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具呈當事北行順治九年曾奉旨詳察確訪明末死難之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濟寧州牧李爲援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編內有野史氏字以爲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此信初傳聞者皆爲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庵上聞之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赴部遣滄州陳子石奉勅來問學辨晰疑義猶手爲

批答同人皆謂其近奉勅日學術所關甚大余
因知先生不以此介念也迄登車尚問難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書特爲表忠毫無觸忌彈講守歸余遂返

先生初北上時李蒸同侍子奏雅仲孫淦侄孫永慶先在于順德道中遇劉鴻聲自北歸傳濟寧守將復任奏雅遂迎先生從大寧舖旋車

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避事學者正在此着力

至衛源遇曹子顧學士曰張子度在乙丙間同先生周旋左魏之難今子度死應必有張氏子姓從先生左右者時子度之叔子度之子皆從行子顧爲之稱快

答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誰敢自謂無過所恃者此心無疚禍患死生聽之而已借鬼神之祐

同人之庇幸不罹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
戶修省以答神人之休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
處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
境地願與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輝令知予歸復聞之督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

北上大難錄進呈已經繙譯並無他故吏兵刑
三部俱已覆奏得　旨豫督劉塈促赴部

先生曰此鬼神令我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就道
四月初自衛源北發范陽耿子亮振來執贄
值先生已出門追至
宜溝遂于車中問業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
人急難之義余以聾瞶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
於己者殊有愧于同人也而番從余者甚多而

始終周旋則高薦馨魏進陸李劉番馬構斯子孫則博雅韻雅暨淦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高鏑李同人迎于大鷄店先生長女在鄭賈焯然其外孫也留鄭鐵者四日朔三日抵北城舊廬展祠墓畢稍憩即北發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車歸北城寄高似斗詩廿年蹤跡隔龍門覓夢依然雙柳軒顧我蹣跚蘭譜燦得公推解雪堂溫祥刑棘聽陽春滿採難風高古道存聞說有堂開綠野遙瞻紫氣映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續舊遊自定興涿州歸僅兩至新安

六月為韻雅立嗣命名誥

寄魏石生冢宰書云嘗讀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于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坐享曲徙之福與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有不幸而謂能忘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嘆交遊莫救親左右親近不為一言遂至虧體辱親抱千古之恨如祁奚在見于范宣偉節陳說于竇霍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黨人之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語豈古人心之所寓非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掞烈焰于未燃障筋流于未潰始終愛護較之奚與虞一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謗而全其身名此段至德求之史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兩念並切某亦且忘于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祠時合宗族老幼八十餘人祠祭畢各詣墓薦麻敎祭畢祠中享胙昭穆坐修敎睦之義

十二月望日門族黨觴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十四日先生誕辰也

先生在里門諸友質問各標見解先生曰我輩論前人要虛心平氣毫不得以愛憎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効忠告于前人此中正不得太認真過負氣徒快一時之口談也學問之道表暴處多則闇修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強聒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余耄矣尚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蓉城孫鼎甫立勲李吉占瑞徵李公桀昌宗李乩生發長易州崔魯望若泰田界埏廼理

清苑劉公理統蒲州高藎臣侃新安管公式有度楊亨子爾嘉楊湛子爾淑管振聲嗣音周御五維翰陳憲五大廷桂孟南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先生語同人曰陷于習俗溺于聞見倀倀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即天理致即體認功夫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新城王濟美方穀容城劉重華鼎新從學

正月朔[illegible]致蘇門諸友屬望之意在里

門者乃余築舊廬相聞 容城諸友聞先生有返懷蘇門之意終[illegible]

別易邑學博柴君拱韺僉置遯廬之先生[illegible]去書云僕聞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士五年[illegible]共鄉族某疎遠其有愧于古人雖當出門[illegible]告別有孤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論之在家教在外其義自長諸親知之惓惓相留者其[illegible]至矣僕即不能寧志斯雅已與同人從[illegible]弃暫作南北之遊徐圖終老之計兩地之[illegible]而地之聲氣庶不至睽隔耳忽聞台下由覃懷[illegible]分以謀恆產此舉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何以補不足且僕自束髮時聞先人訓誠承良友提攜辭受取予斷不敢苟義利之辨蹈之已熟望急收前單君子愛人以德雅原鑒區區之誠也幸甚

二月過滄州戴巖犖具輿馬令季子玉綬及其友陳遇堯來迎下榻於定園浹旬復歸北城龍雅從先生初意由滄州抵蘇門族黨各含悽相留先生以祠墓動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學者戴巖犖明說李其子玉綬王絜孫晏暨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陛劉重慶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巽集諸友李昌宗家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隨人指引夜分忘倦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篤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應念病叟來益之懷能自勵于別後應不至悶然于臨岐也有詩云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挂衛河風非作隨陽者年年伴塞鴻

四月至成安晉王玉璞家

留成安月餘諸友興起者甚衆從學者帥翺徐夢松成安趙應文暨子廷燦閻廷儒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

五月再抵夏峯

諸友聞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曰學人要日日有憤爲求進之意方免于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于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徒而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之

六月十二孫濂生尚雅四子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答書畧云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于天有離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即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于此哉僕謂陽明擬聞知之統為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為平仲晉卿則即為平仲晉卿之事時為靜修則即為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鞭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又答書云手教亹亹千百言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辨之伊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

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應不偏于一偏即如此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恍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質貫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討其路向酌其資費匆畏難白即必期至于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撥開知之統僕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兩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迨讀虎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逕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〇仲誠名沐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上蔡人令內黃復遣二子姍煸來贄

是年新鄉尚威如重鄢陵梁以道延援馬于秋王餘厚延津中宣國從學

在夏峯有會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

獨醒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二月過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峯往返計月餘王壎耿極暨韻雅從

仲誠與紳士講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萃僚屬紳士就于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于白鹿洞象山遂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服膺其說今日使君不爲紫陽某亦不爲象山因舉夫子學而時習一語反覆詳切言之謂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句[illegible]言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

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傳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的志字分量然義利之介最微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款細總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照察克治不使一毫私僞存于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于僞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于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八月五曾孫用梓生瀾三子

九月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孔伯名斌先生爲遯菴說贈之云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荆榛斯文淪晦獨立誠難

誰能不懼遯世誠難誰能無悶懼生悶悶還滋懼彼荏中弱植者滅沒矣卽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奚當于遯之義哉遯雖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卽于可于淵于天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加耳以退爲進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藏可以必之于己而行則聽之于天君子能違時乎哉

孔伯告歸口占送之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澄濁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雞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開闔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內黄愿只卽濂洛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黄命湯孔伯與博雅校訂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程念伊竣其事先生自序曰學以聖人爲歸

無論在上在下一衆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
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
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
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
原不可岐視余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
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
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
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
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携時誦諸先正之
語嘗思之顏子歿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
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
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
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
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
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
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
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
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

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朱喆絅天下人士于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沒至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其十一人于宋得七于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趨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

悟者修真悟之修其修者悟諸不本天之學者
區區較量于字句甲乙之間此爲學也鶩高步
遠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
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階而汲
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偏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
知何所抵極也此編已三易坐閱其中出入與
偕者適三十年矣少歷經于貧賤老困躓于流
離曩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
跛之可以能履眇
之可以能視也

十二月栢鄉魏石生書來論學 先生答書畧云文武以前道統在上
治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
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途本源
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天一部不本于天則異端
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
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只
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

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毋毋間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于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已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以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知春夏秋冬者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

理窮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是年山東張汝霖山西常大忠上蔡王志旦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峯先生偶書云夜來臥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

覺當然懼又不覺體然言也人何以體也微其以人而論于禽獸也愧負天地污辱父母寧無懼乎又何以落也吾違禽獸復轉而為人也惟吾自晝命皆自立尊無蓋乎夜氣二字真是想死同生一救金丹也語于真有功于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思之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乎旦如是旦晝如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氣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于德于之合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正月訂家禮酌成　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為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為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準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為尚

彝寶玩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仰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于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今之四禮雖云廢弛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瀉其忠厚之初可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于後之君子

正月六曾孫用樟生淳長子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峯奉協兩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謂

之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愼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爲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愼先生復爲之說以貽之

三月程來儀病中介友王弟子禮西華程來儀名起鳳約御衆同問學夏峯忽病劇介御衆代爲紹贄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玉堦來問學玉堦名蔚林每歲過夏峯先生與之問答甚多有云子旣有嗜于陽明要得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之意而非有牴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溯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存此一說便欲廢彼一說有春而可廢秋冬乎有甘而可廢辛辣乎此必不得之

數也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于一身不能
行于家庭循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
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
量在路無旁蹊理惟
一貫弟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憂峯盧龍韓子厚坤業從學
先生嘉其孝有詩贈之

趙憲清以其子庚介寬夫來贄庚問未嘗學問
入門從何用功先生反覆以孝弟勗之謂堯舜
不外于孝弟仁義禮智樂之實統歸于事親從
兄協天則帝不過爲唐虞之孝子孔子垂教萬
世亦不過爲春秋之孝子孟子陳王道明聖學
卻管晏闢楊墨那一事離了孝弟能見得孩提
稍長之真面目堯舜孔
孟之真面目在是矣

二月長孫用模生子 淵次

三月敘鹿江村年譜 鹿先生門人陳鋐始纂創年譜先生爲序命長子立雅桂子越搜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同黄諸門人續至留十餘日而别

偶會詩云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却因時未有常畫餅巳完難入口剪花雖艷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燮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費商量○示同人詩云學問要從身上得文辭璀璨總浮塵年來疎嬾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個工夫誰認真

四月八曾孫用幹生子詮次

是年山陰沈甘來徽州方馥滄州李玉鋐夔嘉王來新鄉段廷琯孫纘緒張琰張璘郭景暉劉若武杜晉鄉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峰元日有述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着先地步放寛着脚穩欲尋樂處但隨緣○東風育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子聞嘯樓副後集諸家之說手書讀易大旨至是幾易其稿矣

五月辭舉山林隱逸輝邑謬以博兒應有辭郡縣

諸公書　與御史程念伊書畧云頃聞再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公子聞之惶悚無地某今年八十有六明鑿酒掃皆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濫膺大典不獨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失所倚賴明公尚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玄孫同人贈五世一堂詩文彙成卷　臘之十四

日爲先生誕辰適逢同人畢至稱觴客甫入座長孫瀾遂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加匕箸衆皆以爲快

先生與寬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夫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醞釀翕聚處不

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不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羲皇以來是一個人是一個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一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為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為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鍾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于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聖學以性爲宗能盡性便能以一性餉古今民
物胎卵氣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于我
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中見民物憂喜榮瘁生死
之狀種種顯見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
生百世私述堯舜是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
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世也千古聖人隨緣
出世過去的聖賢即是未來的聖賢禹湯文武
即是孔顏過去關閩濂洛即是顏曾思閔復來
聖人精英在世迴環今古之間總之了當此一
個性字不盡若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
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彼
視曉近爲難化者非但薄待斯世之人亦復辜
負巳性
不小
語含真合符云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此程門宗旨也即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嘗思
之喜怒哀樂未發即不覩不聞之體也看未發
前氣象是教人下戒懼功夫不是作一段虛光

景玩弄熟看此語太徵妙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在中者性也中固鮮能人豈有無性者哉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戒懼慎獨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答令李松友嘗以書問學先生答云扎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雖恐下達此艮用心之容即慎獨誠意之學與今之所奉功過格者相去不啻天壤矣況行之二十三年本性自當發露形迹自當渾含臺扎猶拳拳不釋抑亦有所未安耶蓋人生局不論頭嚇年不論強弱夫皆賦畀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真實心流通于天地間施于家者以此施于政者亦以此但于統宗處理會即外物之擾亂正屬磨鍊而本性之體自如就令日為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觸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事總本此惻隱至誠一念所感

動至賾有轉乎之處卽至中至庸之理萬彚歷俯在我通感而應久之自當渾合回思當日逐事逐念考察祗屬入門階級搜修整昔耳以之拔本塞源尚須理會頭腦

六月九曾孫川桂生子淳次

十月十曾孫川楷生子瀾四

是年濬縣李希文鄭有四新鄉郭普熙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峯先生語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人之精神眉宇宛宛如見蓋其人之生氣原未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到得光輝發越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獨怪今之人食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奄奄待盡安望其上生百世下生百世

而有光輝發越時哉余願學者起頭用力要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氣象其能也要有周亞夫中夜一聞警堅卧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便是大而化之路頭○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氣質之襍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子曰柴也來參日省有三承一貫之傳子張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無宿諾喜聞過是皆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茀清夜省察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便當有一日之得力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與得力後又開用力之端修中悟悟中修修後悟悟後修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者以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游孔[illegible]　朮伯留兼山堂者浹旬奇　生語連日夜戢答問甚多

一日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巳早知其賢于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冕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便是贊天地之缺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有參贊堯舜可為孔子之心至今在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由來此便是贊天地處○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皆遠小人者也孔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痕跡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嘆與曾子之唯亦微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嘆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沒而孔子之道未盡傳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知爾何以之問一若了不相涉者然無用

之用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被此言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恍開又自不同矣孔顏兩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令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顏者須從兩喟然處會其神情方見孔顏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潛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憂先生與書

曰聞之先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廢朋友講習蓋講習正讀禮事也羅文恭亦以爲然從來真儒碩士多奮起于讀禮之時此時孺慕念切真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

馬王笄又令其二子禹錫九錫納贄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松友名若易東阿人令齊縣以

不得越境受學須以書

質至是遂拜稱弟子

萊蕪許原水源介寬夫同適夏峯受學先生語

之曰須先淡其炎傖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

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曰疏

水曲肱樂在其中孔顏一生只得力一窮字鹿

江村云貧即是道又云窮字抬舉人知言哉

原水聞而躍然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寬夫問貧與死不死為傳道也豈遂知有武王來

訪予曰貧與予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此干之

死雖比干之事貧與予觀之即已之事也微子去

之雖微子之事貧與予觀之亦即已之事也總之

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

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貧與予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峯睠念裘延未忍言別爲掃

一茅以居之一茅在兼山堂東偏一鰲病不耐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為愚夫愚婦

之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請看師
覓見一章便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天地
全體學者須進
此一着方是
大名熊洛叙九疇年七十餘讀先生答問宗尊
諸書深有會于心以病不能來夏峯對耿極所
藏讀易像拜之稱弟子以書問難
有學言錄一卷並敎後先生序之
薛儀甫處旃自益都再覲先生于夏峯年七十
餘矣携其所著曆學會通二千餘葉來質先生
日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于吾
之性烏知所謂天之道不明于日用之文章又
烏知所謂性與天道哉鄉黨一篇夫子之飲食
起居也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嘗謂讀古
人書任從何處領會無不可互證源源本本蓋
道惟一二則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
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全在
聖人身上泛應曲當俗學不能一禪學玄學不

能貫名家法
家不必言矣
滄州劉與秀新鄉郭承休郭景暘郭瑛段四
知暘泰徵劉孳澤輝縣王鞏王向洙龔從學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棟生浩長子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敘譜至庚戌止是年
以後與孫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峯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
極本無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
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
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
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
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合于天則欲罷而不能

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從從而未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真見也所以能發聖人之蘊彼滯于有而執于無者胥失之矣

兼山堂示諸同人孩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共視共聞即道體之不視不聞但要識得共視聞如何是不視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却靠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先生于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惟其簡易故愈充實而愈有光輝至誠無息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塗

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謂同此簡易也牛過堂下孺子入井其惻隱與
仁者之惻隱豈有兩惻隱哉或謂此之惻隱遂
可爲日用之至乎日日月之至是子張子夏一
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惻隱
是偶爾而露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于
同處不同處各要理會明
自方不爲無端之言所惑
聖人之道感應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夫可
不可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
容一毫己意于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從古諸大聖人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
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
陳洪範周公之東征時至事起總謂之行所無
事千載下駭爲非常者與動容周旋中禮不作
岐觀也不能行所無事非怕事則喜事怕事者
勢必廢事喜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耳生事之非無事人易知也廢事之

詑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真能行所無事者處則
爲真儒出則爲名世是之謂天德是之爲王道
非孔孟之流
却不能識認

七月先生有疾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溺不通
不粒食者十餘日自是步履遂艱
客至不揖每日晨起始能入祠拜揖遇兩親諱
日暨分至諸祭猶令子孫扶掖跪拜當病劇時
宣城施愚山閏章迂道來
訪先生猶對榻閒談說
沈纆堂荃來訪先生于榻上見之纆堂自請下
榻言及充實之美光輝之大纆堂躍然以充名
其齋先生爲記畧曰實矣然後可充無實何充
能充則實者益實矣孔聖一生其所云時習發
憤忘食忘憂而忘老者皆充之之功也而光輝
發越即在其充之之中人不可見已亦莫知千
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人光輝發越之
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之安少之

懷友之德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配十哲兩廡之光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實中來光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憂也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充實而已矣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廟

十一年壬子八十九歲

在夏峯

崔玉堦將赴都過覲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拘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

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賜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便不肯說此便是大賢處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要皆不識無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于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此豈于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容城李御蕃孫問甫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屬我且吾邑先喆在望後起豈可諉之他人此中所關匪細歲月如馳幸努力擔荷老夫雖衰尚可佐一臂昨與蓮陸言此事

靠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

病起述往示諸兒暨諸孫　曾辛亥秋初夕病劇師絕床自忖無生理冬盡漸廻陽新春頗健假朋來自遠方憺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

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虛近
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爾連中有形枯
而補傷自覺生氣絕理事名利易爭兄無好柔
妻奴饗糟糠提携頓賢支學問別有商好書其
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至彼事我得晉其
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難共令手
康已入姚江堂行登涞酒堂家居以殉義令我
心務徂回首乙丙壽端焔正倡狂丙子在圍城
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皆凌
雲棚闖逆擄歸甚甲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韋皆
得免于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并州是故
鄉但得有知已何處不徇祥況有六男兒孫曾
遠滕旁今得考終
命何曾在羲皇

五月容令李松友以病告休來夏峯問學先生手書四則貽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求放心工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益終身一下學也而上達即在其中即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淦舉河南鄉試先生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于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黨流俗之志

楊慕盧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爲贄出其與友人講學書不傍人藩籬先生以尊聞行知廣之

十一月魏一鰲四至夏峯與博雅編輯北學編

○一日田廼畝與一鰲侍側辨生死之說一鰲謂從來大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沒後將的去者定有一直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爲神有

感即應也通訓謂天地人物一氣也氣聚則散
安有不散者使于冥冥之中二說請問先生曰
一真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周孔顏曾精神
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孔之道即
匹夫節俠一事到足色處其精神便自不散者
當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于沒後乎仁人孝子
祭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
在只以本諸身者對天地質鬼神
保定府尹憣然陳坦介魏一鰲來贊新鄉張欽
翁獲嘉王攀桂郭采趙洛原武胡公緒從學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峰先生云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豎
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
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撒手撒足之際我
所携之而來者絕無所携之而去此之生也真
兩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
蒂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異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為悠忽三十二歲將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隔遠不及時者遂相諸教即如對老夫而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鰲輯北學編成先生序畧云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樂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此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節鶴伯順力有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施為學之禁陽則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哉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發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哲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此度名密崗四州自其父其得先生歲寒集讀而悅之遂令受學先生掃雪亭以晉之因類于聽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自先祖沫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故平生口無偽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若孫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左得良友鹿伯順來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老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若不同與非立異我輩只要眼潤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說隨人轉移耳

登封耿逸菴介來學逸菴由翰林出爲大名道有惠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君曾秉憲大名余父母邦也曷可以公祖而在弟子列逸菴執禮愈堅每辰起隨門人侍坐

請益不稍輟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裏着已知行並進之功君猶蔽蔽于氣質之未能變化遂徑之或有差失此足見好學之切矣嘗聞鹿伯順言說心在事上見說已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着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賢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

從學無歇手來

山陰姜定菴遣其子垚來問學定菴爲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暨易說至

臨潁王荷與孫爾棫介耿極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于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儒者多求諸訓詁濂溪明道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

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
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著實
鍾國士前在單懷同其師郭九如從遊至是復
來問學先生晒課諸孫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
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如顏路請子之
車子路使門人爲臣高景逸以爲窮理盡性之
至獨異于佛氏言性處念臺謂夫子當日原自
說得分明賁車貫柳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
道理雖愚不肖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
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
動故憤憤兩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善會
之又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不
可無後說正
不妨弁存耳

六月十三曾孫用樞生傳長子

先生爲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

夜不寐因為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悵志
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
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顏
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楊嘉
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達漢陸子到于
無棘事新安勇向學識力何超異滄州訟在從
晚節抉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為明學地垂老輕
去鄉薦磬共旅食遲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
仲能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錢升階薛
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揮穆稱
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囊之賢虛衷亦夔智騤
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慕含真嚴指
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景子
嘉其志儕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皇盟荆園語
鄂州辯學字蘅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
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
言日有長助
我勿失墜

彰德許典三名三禮甚游寧在過夏峯時學先
生曰夫子問言之矣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事
字友學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夫以成其資
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告子貢之意大人格
君心之非孝子前視子道方成其為忠孝成己
成人正己物正此方見孔孟本領○又答書呂
云來字本末內外一齊與到所謂把柄在我嗣
處者靈真老之人不禁踴躍稱快僕嘗思濂溪
三箇希字是直要到天上天是何境地人如何
可到濂溪此第是從語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
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在坐即刻刻皆
與天游故日知我若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
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
處下箇卒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
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子明德即是
希天須在物上討個的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
旨是物格即融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
者不以心為物役却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

是分內須將誠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觀正札中本體功夫渾然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先生序畧云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提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厖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于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于人而學寄于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人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寖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勿懷思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北載即以病請致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

即得其前儒以興起後學如朗者之趣昞必期于度知身子之涉游必陳其統所謂呼之使瑩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次何有于洛以暨濂與圖闢邪益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間造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教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峯元日詩有序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爲句貽湯孔伯以孔伯視余交援康節相擬也○我于古人嗇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先生生當全盛時輩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博挽乾坤道在手與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人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堪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

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
欲寄若號起東風鐵在鄉
人日集周春雨尹芝仙于兼山堂時聞警戒聞
軍興無人不騷動學問應如何先生曰古人無
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瀹決
繫肯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
果能行所無事天關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
無事鶴唳鴉鳴皆異事也唐虞揖讓三杯酒湯
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
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
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
樂形為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于功利貴賤別
而榮辱拾為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
不肖與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
之數貴容一毫介意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
則無時無處而不可價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
之數擧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

舒無定形求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讓其
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于心者自然睟盎于
面背故學者須尋孔顏之
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先是崇禎癸未邑令胡爽裘以
志稿付先生至是先生作序付

趙士麟
授之梓

安邑馬徵錫與共育德書院同學周世澤吳君
焻薛良璉楊震初郭續汾楊念祖張弘憲王昊
之王奎斗南初謙喬弘德景之瑄劉日益陳所
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張宿焜劉喬齡
王一中馬蕙楊天
爵遥拜稱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燕門紀事先生曾考燕門遺事數十
則尚未成帙至是復錄此

編合而成

紀事二卷

耿逸菴録其與御衆問答書求質御衆云要希聖只是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着落在日用倫常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竊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謹慎謂須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隨枯槁一路逸菴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所歷處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浵敘子夔飛同廣平宋世徵安陽步翔從學李栴村遣其子李對受學新安劉繹祖龔

以如謂事先生至
是正師弟之禮
潔谿俾世昌同御衆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原是
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
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
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
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
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
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說問先生宗旨答書云耿耿寸心惟此共學
一事是非毀譽勸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
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
自欺識得天理二字衡準經緯原是千聖真血
脉非語言文字承當故說個心即在事上見說
個己即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邇上見說上達
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者只是
慎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于師友者以此印證

于門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益當共勵也

語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所稱可欲之善即孔子志學之矩有諸己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充實可爲光輝不可爲我輩爲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著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談朱學者以朱學無流弊談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二者皆有偏處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救紫陽之流弊子靜其對症救姚江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非虛語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真師真友所以成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輩當自體認

入春先生飲食皆健或友門人來者談論夜分忘倦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漸解而食不甘味每許猶飲酒一盂氣勞頓于講發于書曰諸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諦然世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真能達生達死也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足取重于世顏子一聞四勿之言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當夫子必不曰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曰能視視還明耳能聽聽還聰口能言言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禮是之謂天下之大孝惟天下之仁人乃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主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爲達生死則荆聶一流人皆稱聞道者矣

四月二十一日己酉未時先生卒

自朔日先生即
病劇不能粒食
二日郝雪海塞外書至猶手跋云老夫日益衰
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間不以老間千古聖學
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非
光天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甫瀰光字來從學先生以
其年適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危病
不可以受徒體健堅請先生猶整衣冠相對特
疾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曰學問之事在躬不
在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
試自認天是何體則一切可相忘于無言矣
十日為曲周路文貞公振飛書詢難遺事先生
不食神氣雖日弱辰起猶櫛沐令子孫扶掖稍
坐但不能多
言而色甚愉
十四日
病益篤

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
孫各有勉勵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
全在爾等有師傳舉父一題面
古今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九日先生云予靜病時令衆
人俱退靜以休息是學問實際
二十一日巳刻侯中啟行發令扶坐著衣冠執
立雅手書江村二字遺韓問業自鈞陽來省候
揖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視連呼子新移
時遂長逝矣門人與含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曾
元服斬衰齊衰者三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負
販耕織踐皆殘哀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匍匐
奔弔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即至者爲位聚哭設
後有永年陳章猶以書正師弟之誼安平斷閣
然千里來謁自述以官羈縻不得受學對像以
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煉庵亦以數年奉教未
得一面拜像長號
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先生繼配楊孺人原寄瘞夏峯已二十五年矣先生素不泥堪輿家言愛東原平敞闢道夏峯君弟遂下兆于此遷楊孺人祔葬焉元配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諸子爲槐孺人置木主具衣衾得祔葬門人楊補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先生衣冠暨楊孺人木主與槐孺人合葬焉

是月雄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百泉舊有聖廟即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邵張朱元寫爲先生設闕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傳製像列主春秋得奉祭祀

年譜卷下終

跋

江北多理學節義之士余自束髮即知容城有大儒鍾元孫先生者至性孝友慷慨有氣節中年後家共城之夏峰抱道自守屢徵不就世遂稱爲夏峰先生自漁陽以北潁川以南負笈從遊執經問難者莫不各得其意旨以去余生也晚不獲登先生之堂親炙先生之儀型今

上

乾隆元年春正月就養許昌鉞兒亟稱郡學博

孝廉孫君以寧賢矢志忠孝礪行潔清自淑淑人能不負其家學余始知以寧爲夏峯先生之曾孫也乃得讀先生理學宗傳一書直以聖道爲已任合程朱王陸一以貫之彼分門戶別異同者適自擾耳居無何以寧又以方靈皋閣學所訂先生之年譜見示展卷捧讀不啻耳提面命因思韓子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此雖爲勢分勳業而言然道統之傳

亦如是焉昔孔子當世衰道微之際倡明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當其時咸知景仰迨後百餘年
入于戰國邪說橫行孔子之道幾息使非子思
子爲之孫發明聖道精微之旨以傳于孟子則
數千百年後雖有理學諸儒何以闡其微而抉
其奧乎今
聖天子在上正學昌明表章經術先生之及門散
于四方皆知推崇所教終不若以寧之親承家

學爲真切而有據也爰相與考証而重刊之以廣其傳至先生之理學人品當代名公鉅卿及從遊諸君爲序爲傳爲贊爲記備集其美余亦何敢贊一詞惟敘述與以寧相遇之由得以私淑先生之敎聊綴數言以寄仰跂之私是爲跋

錢江後學吳維垣紫崖氏謹識